新華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創刊 第二八三七號 今日出版一大張半 發行人潘梓年



政協會議兩分組昨開會
施政綱領組獲得協議
政府組織及國大組今日續商，會期再延三日。

▲本市消息 政治協商會議分組委員會政府組織組及施政綱領組，昨日上午開會，施政綱領組獲得協議，已告結束，下午並召開第二次會議。又訊：政府組織組及國大組，定今日開會繼續商討。(中央社)

▲本市消息 政治協商會議會期，原定延至昨日截止，惟政府組織及國大兩分組委員會，須作繼續協商，主席已通知再延長會期三日，至廿九日閉幕。(中央社)

察北各界代表向政協提出建議六項

▲張家口廿二日電 察哈爾省北部張北、商都、多倫、康保、沽源等九縣各界代表於日前在張家口召開時局座談會，代表察北六十萬人致電政治協商會議，提出六項主張：(一)實現國內和平之唯一途徑，[illegible]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實行民主改革，國府委員中任何黨派不應超過三分之一，國府委員會應成為[illegible]權力機關。(二)修正五五憲草，重選國大代表。(三)承認民選的察哈爾省政府及各解放區民選自治政府。(四)放棄大漢族主義，予蒙回等民族以民主自治權利。(五)嚴懲漢奸，[illegible]。(六)實行減租減息、增加工資等民生政策，免除一切苛捐雜稅。(新華社)

軍警憲兵特務
竟搜查黃炎培住宅
人民自由毫無保障！對民盟代表及政協會議一大污辱！
本報職工亦在路途橫遭搜查

▲本市消息 中國民主同盟政治協商會議代表，黃炎培張申府二氏居寓，於昨(二十六)日中午，無故被軍警及便衣人員驗搜，政治協商會議未閉幕，四項諾言猶在耳，而政協代表居宅公然被搜，一般人民基本自由又安有保障？茲將事件經過及處理情形誌於次：

事件經過

昨日(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時，突來憲兵一人，穿灰色軍服者一人，便衣一人，山戶籍警察一人，[illegible]未通知黃寓人員，逕至[illegible]先生寓所，[illegible]：「黃先生的一句話即說：『黃先生的槍在那裏？』當即分作室搜查，[illegible]。[illegible]

同盟態度

事件發生後，同盟主席[illegible]當決定[illegible]，黃炎培代表業經交涉，[illegible]蔣主席提出三點意見：(一)[illegible]；(二)要求政府[illegible]；(三)政府應立即頒佈「人權保障法」，澈底保障人權。

當時，孫科以主席資格表示道歉，並懇切認為此種行為是污蔑國民黨，破壞國府信用，破壞蔣主席領導。政協綜合組各代表均甚憤慨。

民主同盟對於此事件之態度，認為此不僅為黃張兩代表之個人問題，亦非民主同盟問題，而係全國人民基本自由問題，張瀾主席並謂：在全國人民基本自由不能獲得保障，一切協議均屬虛空，民主同盟[illegible]

一向特別反對人民基本自由，而今竟有如此事件之發生，誠為不可想像之事。(民盟新聞處)

▲本市消息 昨日中午化龍橋一帶滿佈軍警憲及特務，兩個頭帶[illegible]。本報信差二人乘自行車由城返館時，在橋頭被阻，並被非法搜查全身，及所攜郵件信件。問為何要搜查，同答說是「奉命」。又：昨日下午本報工作人員乘馬車進城，在上清寺和同車乘客同被非法搜查身體，足證人身自由毫無保障。(日)

社論
實現人民身體和居住自由

直到現在，人民身體自由還沒有保障。妨害身體自由的非法行為，幾乎天天都在發生。這裏是幾件最近的事實：

一、豬鬃業工人因為要求發遣散費和抗議三位工友被憲警推落江中（其中一位竟被水冲走），而有十二位男女代表至今被非法的押在衛戍總部，幾經要求，至今未放。二、市參議員候選人，中醫熊克生被警察局非法拘禁已有一個多月。三、中三路聚廈樓小食店伙友陳亞南，被國民黨組織部職工陳泰新兩次糾集暴徒毆打重傷。四、前被非法查禁的自由導報的經理，政治協進會新聞處記者李學民，日前竟被特務毆打，重傷頭部腦部。這批特務公然說是「奉有命令，警察不得干涉」。這些行動，是一點「法」的根據都沒有的。照這樣，老百姓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毒打成傷，被拘入獄，人身自由在那裏呢？

到了昨天，情形就更嚴重了：軍警憲在「查戶口」的合法的掩護下，居然進行其非法的搜查行為，同時毫無理由的在街上搜查行人。黃炎培先生的住宅，竟在「查戶口」的藉口下，被搜查了，翻箱倒篋，弄得亂七八糟。民主同盟代表團辦公處（國府路三百號）門前也有軍警盤桓甚久，調查戶口的工作，只需動口動筆，只要把一處人口登記和調查清楚，事情就完了，根本用不着動手。現在，調查戶口竟一變而為搜查住宅，而且如臨大敵，甚至對教育家和民主同盟出席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黃炎培先生的居住自由，橫加妨害，這決不是「查戶口」三個大字所可掩飾，而顯然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們不能不對此提出嚴重抗議。這是對黃炎培先生的污辱，也是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污辱。我們要求當局立即查明禍首，予以嚴懲。此外，昨日本報工作人員乘馬車進城，在上清寺和其他乘客一起被搜查身體；本報信差在化龍橋頭，也被一批軍警憲搜查身體及檢查所攜信件及郵件。問他們為什麼要檢查，回答說是「奉命」。同一天內，在國府所在地之重慶，在政治協商會議達到若干協議的時候，在蔣主席宣佈四項諾言之墨瀋未乾，言猶在耳之時，竟發生一連串的非法妨害人民身體和居住自由的行動，實在太不像話！我們不禁要問一句，究竟人民的自由在那裏？

我們要認清上述現象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只是少數人的不幸，如果不把產生這種現象的政治因素加以變革，那末任何人的身體居住自由，都可隨時隨地受到妨害。必須警覺到，有人對「不受恐怖的自由」表示反對。他們正在諾言未實現的時候，阻撓它的實現。他們在鼓勵各種以「恐怖」破壞人民自由的行動。然而，人民及各民主黨派爭取自由的運動，決非恐怖所能嚇倒的啊！

要制止一切妨害人民自由的非法行為，就要立即實現蔣主席的諾言。話既然說了，就請馬上做罷。現在再也不能拖延了！

晉冀魯豫解放區 籌設北方大學 范文瀾擔任校長

▲晉冀魯豫通訊 晉冀魯豫邊區政府籌備設立的「新華大學」，現經政務會議決定，改為「北方大學」，校址設於邢台，特聘范文瀾為校長。范氏為全國著名學者，對於中國歷史文化著述甚豐，曾任北平、北京、輔仁等大學教授，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及河南大學文史系主任，抗戰後又歷任延安大學教授及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

南京臨大學生緊急呼籲
要求釋放被押同學
被押學生八人實行絕食
天津學生遊行慶祝停戰

▲上海航訊 此間報載：南京臨大學生八人自被首都警察局拘捕後，自信無罪，從二十四日起實行絕食，以示抗議，至二十五日仍未復食。[illegible]八人，已自動[illegible]同學[illegible]。又訊：臨大學生二百餘人，於二十五日午後[illegible]，向[illegible]要求釋放被捕同學，舉行絕食。[illegible]臨大[illegible]代表，[illegible]緊急呼籲：一、立即釋放被捕代表；二、[illegible]；三、改善臨大學生待遇；四、登報[illegible]。

▲天津二十五日電 天津學生二千人，今天開會並遊行，慶祝國共停戰，擁護蔣主席的四項諾言，並聲明擁護學生[illegible]事件。(合眾社)

李學民遭特務毒打事件
政協進會昨招待記者
李君因重傷未能出席發表書面報告
李德全章乃器等指責特務卑劣行動

▲本市消息 政治協商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為[illegible]李學民[illegible]，昨[illegible]下午二時[illegible]招待記者，[illegible]李德全、章乃器[illegible]等到會。[illegible]

李學民書面報告說：本人不幸被暴徒毆擊，尚未能出席招待會，[illegible]以未能出席招待會，甚覺歉疚，特將被打經過情形用書面報告。[illegible]

……暴徒即將本人撲倒在地，拳打腳踢，頭部受重擊十下，後又以小刀剌破，本人無法，即大呼「救人」五聲，始有路人圍觀，警察[illegible]。暴徒仍揚言「奉有命令，警察不得干涉」，經警察立刻報告，只作書面敘述，[illegible]。本人原為新蜀報記者，現受任自由導報經理，……

此外並由同行的田君夫人報告時候遭遇的情形，[illegible]

……蔣主席將[illegible]四項諾言[illegible]，……要求當局迅速實現蔣主席的諾言，……

蓉警局縱容特務
強姦少女蹂躪人權
被害少女呼籲婦女界聲援

▲成都通訊 成都警察局特務，外東車站宪兵隊[illegible]「強姦少女」一案，[illegible]少女[illegible]此間各界人士對警察局審理不公，[illegible]會正[illegible]，現[illegible]同學會、同鄉會[illegible]

……縣政府依法[illegible]，特務[illegible]至今不放，……現[illegible]報(本市新民報上刊登)呼籲婦女界的姊妹予以正義的聲援。(丞民廿日寄)

世界職工大會中國代表
朱學範鄧發昨抵渝
世界青年大會中國代表 陳家康同志亦返國
解放區工會同意加入勞協

▲本報特訊 參加巴黎世界職工大會的中國代表朱學範先生及鄧發同志，和參加倫敦世界青年大會的陳家康同志，已於昨日飛返重慶。記者往訪鄧發同志，據談世界職工大會自去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幕，至十月八日順利完成，參加大會的各國代表團有六十五個單位，共計二百七十三人，代表了各國有組織的六千萬工人。中國代表團正式代表三人為朱學範、鄧發同志及……

……世界職工大會開幕以後，進行極順利，這次會議的目的即在以全世界工人的力量阻止戰爭的再起，……

……鄧發同志在大會演說中要求[illegible]：(一)……

李濟深將軍談國是
必須政治民主化，才能軍隊國家化；蔣主席民主諾言應即付實施。

▲廣州航訊 記者今(廿一)日晨曾訪李濟深上將，蒙予接見。……

渝失業工人請願
要求接收工廠復工，救濟失業工人，獲得部份結果。
呼籲和平要求工作

▲上海航訊 上海[illegible]六十二家工廠大千失業工人於二十二日集合舉行請願，向政府提出要求六項：……

實現黨派平等合作
是和平民主的因素
蘇評論員論中國政局

▲莫斯科二十二日塔斯電 蘇聯評論員克雷莫夫發表時事評論，題為中國向著和平民主的道路前進，他說：全世界一切愛好自由的人民戰勝侵略者之後，在中國建立和平與民主，便成為中國政府的主要任務。……

執行部第七小組
由集寧飛抵歸綏

▲北平二十五日電 第七軍事執行小組一行十七人，於二十五日午後四時由綏東集寧飛抵歸綏，該組來此人員，計有組長林光炯，組員王振民，譚紹璜（政府代表）孫志遠，馬某（中共代表）克羅格炮兵上校（美方代表）。……（中央社）

本報啟事

今日增出一中張，隨報附送，共一張半，敬希讀者注意！

更正

昨本報二版涉磁區學生的大遊行的特寫中，「民主的大進軍」一節，倒數第十二行「「槍口對外」的一句，應為「「槍桿放下」」和「民主進行曲」的歌聲」，特此更正。

聯合國大會進入緊張階段

美國提出修正託管草案，蘇聯反對討論伊朗的申請，對世界職工聯盟參加問題發生激烈爭辯。

阿爾巴尼亞要求參加聯合國

[illegible]聯合社紐約】聯合國大會進入了緊張的階段。第一件事是：安全理事會已決定把伊朗、希臘、印度尼西亞三問題列入議程，並定二十七日和二十九日的兩個下午，開會討論。蘇聯代表團反對討論伊朗問題，因與聯合國憲章不符，維辛斯基特致書安全理事會（內容見後）說明事實真相和理由。英代表貝文認為三問題都應[illegible]詳細調查和討論，美代表斯退丁紐斯[贊同?]英方意見。荷蘭代表寇克和芬斯表示不反對把印度尼西亞問題列入議程。

[illegible]

伊朗新總理　沙丹納繼任

艾其森任美駐暹公使

卡爾調任駐美大使　就任前仍將去巴達維亞

伊朗代表團申請討論問題　與聯合國憲章規定不符

維辛斯基致書安全理事會，說明伊朗北部事件完全是人民要求民族自治，硬說蘇聯干涉內政是毫無根據的。

[illegible]

貝爾納斯回到華府　向總統報告聯合國大會經過

[illegible]

日本共產黨領袖岡野進要求幣原辭職

高野岩三郎主張建立共和政體，日皇應為戰犯。

[illegible]

白沙國立女師學生代表昨向教部再度請願

要求對遷院問題履行諾言，沒有見到部長，直至下午六時還停留未去。

[illegible]

民主日報　下月一日發刊

民主同盟人士為張君勱祝壽

中國工合將招待政協代表

延安生活藝術展覽

譚平山昨題詩讚美

市聞一束

[illegible]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對政治協商會議之意見（完）

（四）省縣政權

一、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關係，應立即切實實行均權制。在省市縣人民選舉之政府成立以前，由中央依照目前地方實際情況，先行酌照各方面人數比例之原則，分別改任省主席、委員、廳長、秘書長，及地政關係各縣縣長。省級官吏得由地方人民向中央推荐加委，不得以軍人充任。省政府之組織法，立即以民主會議制之原則修正之。

[illegible]

羊棗之死

上星期，一個外僑的中國新聞記者給我們一份[illegible]「思想錯誤」的[illegible]拘捕的政治犯羊棗，終於因病而死於杭州看守所了。羊棗是女記者現任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楊剛的哥哥。羊棗於去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福建永安被捕後，即在[illegible]轉解過幾個地方。

可是羊棗的朋友卻從沒有得到一份說他有什麼罪名的公告，而且[illegible]說他的被捕是因為他有左傾嫌疑，並且說他有可能與新四軍地區的共產黨有聯繫。他既釋放的被拖延下來，[illegible]因為他的「思想錯誤」還沒有改變。

過去幾個星期，羊棗是被關在杭州的監獄裡，好像總會被釋放的樣子。有幾個外國朋友在請委員長答應釋放一切政治犯之後，會為他從中說項，說他可能於短期間恢復自由。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羊棗患病甚重。但在一月九日——送入醫院的那天——他已不能再說話了。一月十七日，[illegible]「惡性瘧疾」而死了。[illegible]

[illegible]

何謂「亨利、凱塞爾」（上）

漢夫

[illegible]

救出版業和讀書人

[illegible]

雜感

[illegible]

司馬牛

思想災

[illegible]

獻給政治協商會議

一、關於學術自由：

[illegible]

二、關於青年問題：

——復旦大學卅個團體座談會

青年問題與政治環境有關，政治環境好，青年問題自然解決，青年問題有了合理的解決，亦可影響政治環境的好轉。[illegible]

我們的要求：

㊀在於青年有研究學習的自由，集會結社的自由，表示意見的自由。

㊁[illegible]

三、關於教育改革：

一、有計劃地實施普及教育，限期掃除文盲。

二、立即停止黨化教育及各級學校內之黨團活動。

三、特務必須立即退出學校。

四、學生有研究、思想、集會、出版、遊行等各項基本自由權利。

五、教師應享有講學自由。

六、教師須由國家任用，校長之更換不得影響教師之地位。

七、[illegible]

八、[illegible]

九、[illegible]

十、[illegible]

十一、國民代表大會中，應有學生代表參加。

十二、縮減軍費，增加教育經費，在國家總預算的比例上，使之不得少於國家總預算百分之二十。

十三、保持公費制度，並增多名額，使學生有普遍享受之機會。

十四、大學中「三民主義」一課，應改為選修。

十五、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

十六、各級學校應本民主之精神，有選擇課本之充分自由。

十七、充實各級學校設備，使研究自由成為可能。

十八、留學制度應加改良，[illegible]

十九、[illegible]

——（見復旦大學卅個團體座談會）

[illegible]

重慶學生大遊行

蕭荊

[illegible]

青年生活

第一四三期

談大學里的選課和講授方式

——一個大學生的意見

楊明溪

以前不久，有些人在說學生的程度低落了，是的，如作為一個大學生的我，不諱言，大學生的程度不高，可是，這不能只怪學生，[illegible]

[illegible]

略談教授治校

張永和

[illegible]

論自由與民主

周鯨文

前幾天在一個會議裏，大家討論政治協商會議可能有些什麼成就，並希望它努力於那些個問題。說起來每個問題都很重要，按其議程來講，把每個問題的重要性，時間性，逐一分析，我個人認爲最重要的首推人民的基本權利，其次爲改組政府，餘則按次爲共同綱領，軍事問題，國大問題和憲草問題。人民的基本權利並未列入議程，只是蔣主席於開會前宣佈政府的新決定，大會上有些人零碎的提到這一個問題而已。我現在先說那些次要的問題，然後再談我認爲重要的問題。共同綱領祇是列舉一些過渡期中各黨派尤其是聯合政府產生後共同遵守的原則方針而已，這個問題容易解決，據說大致已獲得解決。軍事問題雖爲中國多年煩人的事，但若祇若其他問題談得通，這一問題很容易也容易解決。國大問題，雖爲此次會議爭執最大的問題，但若多從政治方面着眼而少注重法理，這一問題最後也可於數小時內解決。至於憲草問題，若以學理的根據各持其說，半年內也不一定得到結論，但如遵循各黨派之共同點去解決，短時內也可獲得彼此同意。總之，這四個問題，其重要性雖然不小，但比之於人民基本權利和改組政府，其時間迫切性較輕，至少在政府的心中，他們的份量較輕。若以臺灣點綴的等法來談問題，人民的基本權利和人民的政權，就是今日中國一切問題的關鍵眼睛。我要揭發這明亮眼睛的光，放射於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先生們的臉上，放射在從事於政治工作者的跟前。

中國人民喪於基本權利被剝奪，不知有多少年代，尤以近二十年爲甚。他們沒有政治權利，自己的事不能由自己管，從前有皇帝代管，後來有軍閥代管，最後又有國民黨專政。這一切代管專政都是否決人民作人的權利。人民沒有自由，只享受統治和管束，舉凡言論集會結社，思想，學習等爲人不可少的權利，都被剝奪，中國幾乎成爲了奴隸的世界。人民爲爭取這種權利不知流了多少血，丟掉了多少好頭顱，直到今日才換到光明與黑暗的分野。而這個緊要關頭還須要最大的努力奮鬥，否則，將要到手的東西，如一不慎，便會失掉。寫到這裏，我想到國府路上成千成萬爲爭取自由的廣大行列青年的潮湧的呼聲，我實在感動得幾乎流淚。多年來擁在中國人民心裏的要求，到了今天，實在是表面化的時候。國民黨剝奪人民的自由，今天應於蔣主席宣佈之後，趕快還給人民。可是蔣宣佈之後已經半月，我們還未見到政府一條法令改一條剝奪人民自由的法律，關於釋放政治犯一項只看到中共的葉挺中委廖承志先生一人恢復自由，有名的政治犯如張學良楊虎城等先生，以及成千成萬的政治犯思想犯，還是關在牢裏，未能恢復自由，而政治協商會議還在那裏裏的協商，在野黨派也並未堅決提定日期要求政府實踐諾言，這是最大的遺憾。我以爲此次協商會議，若不能徹底把人民的基本權利爭來到，而且得到合理的保障，那麼「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人就應該退出會議，回家去抱小孩還比開這樣的會有意義點」。（張奚若先生演講中的話。）中國人民喪難的要求就在這裏，而希望此次政治協商會議必須作到的也在這裏。

中國人民另一個迫切的要求，就是要求自己的政權。人民的政權多年來是被強橫者竊取了，而人民在專制與專政之下不知受了多少苦難。今天世界是民主的時代，我們不能仍然任那強橫者竊據政權。我們人民要把政權爭在自己的手裏，國民黨專政廿年來，把中國人民推入十八層地獄，把國弄到如此，提起來是令人傷心的。年來，蔣主席高呼還政於民，中國人民自然是表示十分欣慰。不過到底誰從那天開始交還呢？我們知道，還還復還知，遇到今日，以不知與此對何年。我們不能再聽他去等，我們要求把政權立刻交還給人民。在目前過渡的這段時間，我們認爲政府在改組的當兒，政黨應該把國民黨專政的遺毒、法統去掉，再不當保留什麼正統、法統之類的東西。今天若改組政府，各黨派允許參加的話，就不應有任何規定[illegible]，根本取消專政的觀念，根本取消[illegible]法統的一類法寶。

專制和專政，法統和正統，從其歷史的過程來看，都是拖着歷史向後退的，堅持人民更深害的。我們要更新，就不當保留一點歷史加給我們人民的遺毒。同時爲國民黨統治，也不應拖着已僵爛了的尾巴。爲此，我們希望協商中的各在野黨派，爲保障民主，和維護人民的權利，而參加多年來要求的聯合政府，然而切勿，於參加之先，必要取下國民黨的法統桂冠。不然上了人家的當，還會爲人民的政權還留汙辱。

今天中國人民的要求，迫切的祇有自己的基本自由權利，並忘掉這些陳腐的，乃是違背人民。今天中國人民不能讓步的，乃堅決要求自己的政權，在這過渡期中比較能滿足人民希望的，乃是粉碎國民黨的專政，和其正統法統的地位，而代之以有權有能的各黨派參加的聯合政府。雖然還一人民的願望，會招致人民的煩憤厭惡和反抗。

一九四六年一月廿五日

我的爸爸葉挺將軍

葉正明

葉挺將軍就是我的父親。三十一年下半年，我父親被送到湖北恩施，我母親和一個妹妹隨行。到了恩施以後，過了七八個月，便從桂林來看我們。

一，我們懂得了憎恨

已經有四年多沒有見到父親了，見面時，一切都變了，胖胖的臉已瘦得了，爲憂的煩變？已浮上了一絲絲白了。這些究竟是誰給予我們可愛的父親的呢？我們懂得了憎恨了。

父親到桂林以後，人家都說他獲得自由了，但實在的情形呢？我們住的隔壁是特務，前面馬路上的一個小館子裏也是特務，父親出街那不必說是有特務跟着的了，就是連我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子，上學時也被跟蹤，直到學校的門口才罷。記初，我們住在桂林的旅館裏，經濟情形很拮据。幸虧靠了一些朋友的幫助，纔算在郊外找到了一間不算便宜的房子，每月納租米二石五斗。我們搬了進去以後，生活比住旅館安定得多了。但是，有些人總像一隻多疑的狐狸，時刻擔心你有什麼『異動』。他們派遣的特務，時刻監視的注意着我們，就是這我們小孩子也不肯放過；如先，他們把我的姨丈當作是我們的父親了，儘管姨丈上街的時候，總是有特務跟着。還有一件笑話，有一次，捉住了的人來到我們家裏，說我父親當兵了，父親認了笑說：『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那一個吧』？那捉住了的特務連忙笑說：『不，不，我不知道，請原諒』。說完就面紅耳赤的走了。

二，我們本是農家子孫

天氣漸漸的冷了，媽媽的肚子也一天天的沉重起來，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個小弟弟，這是第九個了。物價的高漲與小弟弟出世，使父親生活的負擔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們趕到快無路可走了。

我們又搬了一次，搬到比以前住的更偏僻的郊外的一個防空區裏，房子的後面有一個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頭山，前面有一大片空地。

開荒吧，我們除了上山以外，就整天拿着鋤頭，滑瘠在屋前的荒地上，父親作得尤其起勁。我們本來是農家的子孫啊！過了幾天，父親從市場上買了十多隻羊回來，從此，我們放了學回家後又多了一項工作——趕羊。

我們的隔壁住了一個特務，前五六丈的馬路邊的一個小館子裏住了四個，隔壁的那個常常拿了一枝拐杖，跟着我們上山趕羊，又常常威嚇着我們說山上有蛇，叫我們不要隨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時候，也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爲他是慣會捉蛇的。馬路邊的那四個是專門跟隨我們上街的。

三，父親被綁了

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禍事終於來了，我們放學回家的時候，發覺了父親房間的門是鎖着的。外婆很驚慌的告訴我們：『你爸爸被綁了，你媽媽現在正設法打聽消息』。我的眼睛漸漸的模糊了，看不見了……

第二天，有一個穿軍服的大拿了一封信來說：『葉高參（國民黨對外宣傳說我父親不是軟禁，而是在他們那擔任高級參謀之職。）叫我來請二少爺，四少爺，五小姐一塊去』。媽媽問他：『到那裏去？』他說：『我不知道，這是上邊的命令，不過你們的行李要儘量的帶少些，坐飛機去呢。下午六點鐘再來接。』

二十六晚，我，四弟，五妹三個離開了家。

二十七日中午我們坐火車到衡陽，晚上十一點多才下車，我們下車後，在一個憲兵的特務隊裡見到了父親。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樣，父親的面容顯得分外的蒼老了，額頭上也顯出了一條條蚯蚓般的皺紋，我知道，這是誰給予我父親的。我懂得了憎恨了。

我們在衡陽住了三天，便動身坐木炭車到寶慶，到寶慶的一個晚上，那個送我們（共黨押解我們的）的警附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過是怕我們逃走吧了。這一晚整夜燈通夜的亮亮，而且還有一個拿着槍的憲兵在房裡通夜的看守着，如此我們過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四，打了那特務一個耳光

到了恩施，我們在招待所裡住了一個多月，晚上有一個憲兵在門外看守着。然後又搬到城外去住，我要上學了，上的是人家說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學，我第一天進去，人家就叫我做小共產黨。我讀的學校是不准通學的，每個禮拜只能回家去過一天，第一天去，我就覺得很不舒服，飯是吃不飽的，菜只夠吃兩碗，總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使人看了不順眼的——在這全湖北最好的中學裡。

我們（兄，弟，妹三個）每個禮拜寫一封信寄回家去給媽媽，第一個禮拜，寫完了信以後，郵天（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鐘的樣子，我們隔壁的那個特務走進我們家裡說：『你們的羊有一只給人家偷去了。』當時，父親還沒有疑心到這件事，便披了一件外衣從後門上山去，上山時，看見了他（那特務）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樣子，看見父親上來，就跳下去了。上到半山，從四方八面的山石後頭，湧出了二十多個拿着手槍的特務，圍着父親，一個像是領頭的，就是『送』我們來的警附，拿了一封信給父親說：『郭副長官請葉高參到恩施去玩一下。』父親大怒說：『誰，你們爲什麼不到我家裡去請我？你們是土匪嗎？你們是不是國民黨了？』『是』，一個特務說。父親又說：『三民主義是不是教你們當土匪的？你們懂不懂三民主義？』『不懂』，一個特務說。我父親舉起手，打了那特務一個耳光說：『你不懂三民主義，就不配做國民黨。』那特務說：『你打也沒有什麼關係，這不過是上司的命令罷了。』以後，那一批人就擁着父親下山去，下山後就把父親推上了一架大卡車到憲兵第五團的團部，寫了一封信給我們以後，就坐卡車到衡陽去了。

五，在恩施時的生活

一星期又一星期的過去了，學期終於到了，回去和爸爸在一起的生活也到了，我們心裡感到了舒服的歡。

我們的家在城外的一個小山腳下，隔壁是十多家的農民，和一隊小公路段，家裏有二個勤務兵（其實都是以勤務兵的牌子作幌子的特務）餐了二十只兔（後來增加到五十多個），和十來隻雞鴨，屋前十來丈有一條不深的小河，後面有一座荒山，為補生活費用，爸爸和我們三個孩子，開了一二畝荒地來種菜。早晨，我，和爸爸就到野外去走走，或進城去買菜（父親進城時有特務相中跟著），中午有時是我們自己煮飯，因爲勤務兵偷懶去玩了，或去作[illegible]告去了。一年後，我們便帶一點米食，到離我們家幾天路程的[illegible]的清門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飯的時候，父親講很多他在軍中的生活，和解放區中的事情，給我們聽，從他那裡，我們知道了八路軍，新四軍，他們怎樣以很劣的武器來戰勝武器精良的敵人，我知道了解放區爲什麼一天天的擴大，而國民黨的領土卻又一天天的縮小，八路軍，新四軍的隊伍爲什麼是志願的，而國民黨的部隊卻是要拿着繩去捉。

六，我感覺到很光榮

開學了，枯燥乏味的日子又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了。有一天，一個校工拿了一張條子來給我，校長請我去。我知道，我的事發了。（我曾向幾個同學談過我父親郭爾兄來的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裡的事情。）果然，到了校長室裡的時候，校長拿了一張同學告發的報告，擺到我的面前說：『你看吧』。我知道這是沒有好結果的，便說：『校長，請問你現在打算把我怎麼樣呢？』他含了一種惡意的微笑說：『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過的話，你明天就寫一張悔過書來給我，不然，哼！』我知道這哼字含什麼意義，不是留級便是開除。到了學期終了時，我果然收到了一張留級的成績單，我感覺到很光榮，因爲我能夠澈底信仰爲犧牲，——雖然只是這一點點犧牲。

七，父親呀！我們幾時再見呢

日本投降後的三四天，我們接到了一個走的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我們就起程到重慶來，這我們來的有一個副官和幾個荷槍實彈的特務——還帶了一幅嚴格的手續，九月十四日我們到達重慶。

在到重慶的第二天清晨，我們（兄弟妹三人）隨着特務的耳目，離開了父親，到了一個自由自在的地方。但父親至今還是在特務的掌握中。

父親呀！我們不知道幾時才能再見？還有，媽媽的消息，自從分離後，帶着一家老小，轉輾流離的苦痛，很久後有得到婚約的來信了，不知她們怎樣了？

三四、十一月二日於重慶。

山東人民怎樣得到了民主

李澄之

——李澄之先生爲山東大學校長，現在重慶，担任政治協商會議的中共代表團的顧問。

山東解放區人民在八年來艱苦英勇的抗日戰爭中，已普遍的建立了各級民主政權，過着自由平等民主的生活。

山東抗日民主政權最先出現在膠東的蓬萊、黃（縣）、掖（縣）三縣。那是在二十七年，敵人機械開始進攻山東，所有軍隊紛紛南撤的時候。這三個縣的民主政權後來便發得到當時的山東省主席沈鴻烈的承認和嘉獎。不過山東各地抗日民主政權的普遍建立，卻是在敵人對山東，特別是魯南（指津浦路以東膠濟路以南地區）大舉掃蕩以後。敵人的掃蕩完全摧毀了沈鴻烈所苦心經營起來粉飾太平的局面。再接着造成許多地方的混亂危境。但沈氏不但不接受經驗教訓，改善更張，反而更加堅決的執行他那些人民和所謂限制異黨活動的政策，這更加重了當時的困難。在這個緊急的關頭，山東日軍民爲了自救救國，便不得不自動採用民主的辦法自下而上的建立地方政權，鞏固了山東抗戰的基礎，完全保障了人民的抗日自由，充分發揮了人民的抗日力量，積極開拓了人民的民主生活。

民主的運用必須靠人民有組織的力量，不然是會落空的。大多數的人民都在工農青年婦女兒童……等團別之下組織起了自己的團體。由於團體不但保障了他們的各種利益，還滿足了他們的政治文化要求，進行着抗戰工作，同時也是他們鍛鍊民主生活，發揮民主力量的場所。他們公開地的開會、學習和各種討論。他們學會了開會，學會了集體辦事。他們知道民主就是大家說話，大家商量，大家管事，大家辦事和爲大家辦事。他們有什麼問題有什麼困難都要提到他們自己的團體裡來解決。

但民主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完全實現的。要實現真正的民主必須打破農村中的封建統治，減輕經濟上的封建剝削和去掉一般人所受傳統的不民主的思想的影響。本來，在山東各地，封建勢力的統治是很嚴重的，比如莒縣白廟的莊姓地主（在抗戰期間已爲五十七軍撤退）[illegible]。

[illegible]

我們爲西北人民說話

陝甘寧青新等省五百餘旅渝人士對政治協商會議的意見

西北各省，在抗戰八年中，得免於敵寇的蹂躪，自不能不爲人民慶；而免於敵偽蹂躪，決不就意味着痛苦之減輕。反之，西北人民在國共鬥爭，在政府漠視之下，不僅負担驚人，其物質與精神上所受的苦痛，殊非他省甚至淪陷區所能比擬。如果說，在國軍，在役中，有一部分老百姓曾以血肉的擁護抗戰事實政府統治下，決不會比敵偽下來得更好。陝甘河南戰爭爲了國家民族的前途，自甘犧牲一切；今戰爭勝利結束，內戰也已停止，政治協商會議正爲審民主，團結，和平的新中國奠定基礎，舉國上下對國是提出意見之際，西北人士爲國家，爲地方，都不能不，更不忍不有所說明。茲略舉幾點如次：

第一、驚人的負担　西北是個地瘠民貧，人口稀少，工商業不足道，經濟閉塞塊的地方。西北，一省一世紀前，美國東部殖民者眼望這西部之荒蕪一樣。西北的含義，不是別的，是一片沙漠化，是一片沙漠。[illegible]

第四、希望成立西北政治觀察團　西北是中國文化的發祥地，怎樣的成了沙漠，以上所舉的真實性又是如何？我們願意政治協商會議能夠組織一個政治觀察團去西北，讓看看西北人民的實際生活，看看西北人民對政府的[illegible]，看看西北教育如何的衰頹，看看特務小組織的横行，看看[illegible]

[illegible]

文化貨郎担

陝甘寧解放區爲普及教育，特[illegible]此類似巡迴教育[illegible]之貨郎担，以便深入鄉村。　張菊

用事實證明十年前的包辦選舉
國民大會的舊「代表」代表了什麼？

政治協商會議中爭論的問題之一，是十年前「選舉」出的舊國民大會「代表」是否還有效？政府黨說有效。效在何處？在於依「法」「選」出的。民主黨派人士說無效。無在何處？無在「法」不民主，選舉包辦。因此舊選的代表，不能代表民意而只能代表官意黨意，以此代表來實行民主，就還是官主黨主而決不是民主。

十年前選一批「代表」究竟是怎樣「選」出來的？這是問題的關鍵之一，此文蒐集手頭材料，舉出三五實例，以供國人作公平之判斷。

一個人寫了幾百張選舉票
河南省伊川縣的選舉

瑞光先生告訴記者河南伊川的選舉情況說：

「有一天，我們保的保長慌慌張張跑到我家裡，要我趕快到縣城去，說是縣裡要識字人，一保派一個，這保就派我去！而且是緊急命令非去不可。

到了縣城，保長引我到第一區分所，那裡已擠滿了穿制服和長衫的人。我問了幾個熟人，他們都說：『誰知道去幹啥？也許是抄戶口冊的吧？』

區長出來套話一番，就是第八保還沒有來，區長厲聲的說：『不管他們的，門上住，門站上』。區丁們七手八腳的關起了大門，並且在大門內站上了兩個衛兵，手握盒子槍。大家心裡暗暗的慌起來，可是沒有敢吭聲。

於是區長宣佈：『今天我們縣上要開選舉國大代表，為了民主一些，我們縣決定分區選舉。各區到各區去選，今天就是請大家來選舉的』。這才叫大家把心放了下來，一個低個子保長輕鬆的說：『呸！我當幹啥呢！嚇了一跳。』

大家都選馬蘭芳

區長又說下去：『我們決定要選馬蘭芳，大家都選馬蘭芳，大家在選舉票上馬蘭芳三個字的頂上畫個圈，別的人不管，每張票後面填上年月日，填上投票人是某縣某區某鄉某保甲公民，叫啥名字，幹啥職業，這張票就算完了。』

一個保長問：『區長，一保寫幾張？』

『按戶口冊，有多少名字，就寫多少票。』區長說。

『那些娃娃們呢？』另一個人問。

『戶口冊上一個娃名，投一張票，不管大人娃娃，年齡一律填二十歲以上。』

最後，區長又命令著：『今天必須把票選完，注意圈圈要圈在馬蘭芳三個字的頂上，不准劃錯。』」

十年前河南省伊川縣的國大代表，就是這樣「選舉」出來的。

國民黨怎樣操縱
皖北的「選舉」

宿縣初選十一個代表七個當了漢奸

李宪白先生陳述皖北的國民代表大會選舉的真相說：

「民國二十五年的初選，宿縣七十三萬公民中產生了十一個代表，其中除掉劉道行、馬景常、丁相靈、周樹棠外，其餘七個代表都當了漢奸，張相九，任南京偽軍委員會的中將參議，單頭辮，任宿縣淪陷偽縣長，趙鋼泉（已故），宿縣第一任偽軍司令，蔣未堂（已故），偽軍隊長，趙介濤，宿縣偽自衛軍司令，陳俠桐，任橋車站偽軍隊長，馬幼棠，時村偽維持會長。初選時，除個別的對聯保主任加以威脅外，多公開的以三百元一票代價賄賂，並通常運且的大請其客。當時宿縣的有名菜館共十二家，還不夠應接『選舉人』（各鄉鎮長）。東嶽江公園一家菜館，每日要開魚翅席十四桌，代購砲台煙百罐。能夠經過兩個月，一般劣紳土豪們『勝利』了。

「復選的日期，規定於第二年的七月廿一日，但在二十五年的秋季，各代表就齊集安慶，經過國民黨中央黨部派遣的指導員邵健之與視察員陳石泉的密授（全國各省均須經過這秘密的程序），國民黨最高當局說不放心，又密令各省的最高黨部，每一地域的代表，須由黨部指定三分之二，方准選舉，我們六區（安徽行政第六區，包括宿縣、泗州、靈璧、五河、蒙城、盱眙六縣）的代表，照規定應該產生三人，而主要的活動者，有陸鶴廷、葛嶧山、張一涵、劉道行、殷子彥、韓嘯巖六人，除韓在人事上略佔劣勢外，其餘五人都有黨國要人做後盾。二十六年七月，國民黨的省黨部派設計委員黃復初在泗州舉行第六區選舉，活動的人勢均力敵組成兩大陣營，一方面依靠當地娃娃，找了一批流氓，準備當選不成即武，一方面利用黨棍的關係，聯絡了保安團司令，把保安團的一部份士兵，臨時換成便衣而準備大演鐵公雞，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相持了一天，結果由丁相靈等來調停各自轉回南京，向黨部請示。

國民黨高級當局據報，由此高級當局與安徽省黨部特派員到南京，在南京召集了六區競選人的會議，指定陸鶴廷、張一涵、葛嶧山三人參加「選舉」。可是這指定的三人為了爭取票數的多寡，仍然勾心鬥角，於是由有安徽民政廳長致宿縣縣長「函」（此函是我親手寄到宿縣的）：『陸鶴延先生是黨國元老，選舉時必須儘量替伊爭取票數，最好做到伊在六個代表中票數是最多者。』」

皖北的三位國民大會「代表」就是經過這「選舉」出來的。

湖南的「代表」
省政府與省黨部四六分配

范仰欽先生陳訴湖南的國大「代表」怎樣被官黨操縱的情形說：

「二十四年公佈之國民大會組織法，規定代表由各區域選出省六百五十五名，其選舉方法，係由各選舉區之鄉鎮長加大倍推舉候選人，再由人民就此指定候選人選舉一人。而命令候選人皆為政府指定，人民選舉不過是例行公事而已。以湖南一省而論，當時省政府主席何鍵，號稱乙派，而當時彭國鈞主持之省黨部為甲派，當時中央派李宗黃與何鍵在南嶽山折衝半月之久，結定為四六分配。由民政廳派出七十五人攜帶名單分赴各縣市密令當選。

當選代表都是委員科長

以湖南第八區而論，區所轄共六縣，選民共一百另五萬人，得票最多之黃士衡，亦僅三萬票，最少之陳鯤，則僅二千三百票數，合計當選之六人所得票數，不過十萬票，僅佔區民十分之一強。而且此十萬票，亦非人民所投，乃為縣政府閉門造車所製成。質言之，此當選之六人，係省府黨部之委員，科長，秘書，無一人民，此有名冊可查，本人並願負法律責任。故各名流學者如仇鰲，周震山，羅介夫，郭春濤，周鯁生等，即欲為一候選人亦不可得，況代表乎？湖南如此，他省亦莫不如此。」

范先生又指述湖南國民選舉的笑話說：「如湖南民政廳秘書沈某，可以在衡陽縣選出，同時電話局長，可以在邵陽選出，笑話百出。」范先生斷定說：「據本人分析現在已選出之國民大會代表，並調查選舉時之環境，則百分之九十以上係現任以上官吏及各級黨部委員，其決不能代表民意，可以斷定。」

四川的「選舉」
由黨部圈定指定

至於四川，據與該選舉有關係的負責人張偏先生，是十年前在四川辦理選舉的總幹事，他說，當時的辦法是選出應選的兩倍人數，交由黨部圈定。據另外的材料，四川有些縣份的選舉是沒有的：在選舉前一日，才由縣政府通知聯保主任，要於次日八時到縣政府開緊急會議，臨時，才由縣政府宣佈是選舉國大代表，並提出縣黨部商量指定的候選人，但縣政府不准外出，強迫立刻選出指定的候選人。

這就是十年前所謂國民大會的「代表」產生的情況，由這一個兩三個反，這樣的代表，這能不完全是代表了官意黨意而決不能替老百姓謀福利的麼？

·人民的意見·

國大代表應該重選

于固

連日舉行的政治協商會議，提出了一大堆問題，但是沒有哪一個問題得到適當的解決，這在我們做老百姓的人看了，實在非常難過。

但是我們做老百姓的是一致不准延續會議走向失敗的，所以，為長治久安計，為國大代表重選問題，實不容緩。

國民黨代表張羣先生在政協席上說：「國民黨是堅持保留原來所選出的國大代表不可，但仍可合理的增加名額，容納各方面的人士」，這在表面上看來是很讓步的話，而實際上所謂「合理的增加名額」是否能超出原來已經選出的名額呢？如果不能，那亦僅僅證明，那些所謂「合理增加的名額」，仍不過陪襯而已，毫無一點用處。

十年漫長的歲月，時移境遷，今天的時代環境已迥然不同，今天的民國也不再是十年前的民國。好多代表在這十年中變了節，多少人民在八年對日的抗戰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不能旁的，單是這兩點就應該當選而又沒有當選，已足夠說明國大代表是應當重選。更何況當時的政治環境不同，凡非屬於國民黨的政黨黨員都是被認為「背叛國民政府」，剝奪了選舉和被選舉權的。

至於說恐因延期，損及政府威信，我們認為這一點也毋庸顧慮，過去政府幾度定期召開國民代表大會，都未如期舉行，我們以為政府如果不顧人民的要求，不重選國大代表，則即日召開國民大會，也不能提高政府的威信，反將因此而有損威信了。

我們堅決認為國民大會代表必須重行選舉！不重選不能解決問題。

我反對舊「代表」

陳楨文

國民大會如果不慎審考慮，使其具體代表民意，則將使政治前途，殊堪焦慮。本人願就我看到的二十五年參加選舉國大代表之經過，作一忠實的報導！

廿五年夏，那時我十五歲，讀初中二年，忽聞仙鄉間學校現家，適逢國大代表選舉。本縣候選人，皆係政府指定，共有兩個人，一為當時河南第十區專員劉錫五先生，一為當時縣黨委員劉竹民先生。劉委員與本人在小學讀書時之校長劉欣仁先生相交頗善，故有關選舉事宜，全由劉校長負責。選舉之日，劉校長邀約親友大人小孩計廿八人（本人在內），分別在區公署暨縣府監督開票，指派工作同學夜之久，完成了約五萬人（數目不詳）投票手續。劉錫五專員，因負責第十區保甲人員訓練工作，當時十區各縣聯保主任，皆出其門下，故在選舉之前，就先選當時縣內所有聯保主任伍聯級，當然，當時聯保主任為法定選舉人，對於投票是絲毫沒有問題的。

由這選舉所產生的代表，能代表民意？是不是民主？我想，政府當局只要稍稍客觀一些，多少具備點民主氣息，恐怕也不能不承認這是違反民意的吧！

我是堅決主張舊代表重選的，誠懇地希望代表自己問心自問，究竟你們是不是真正由人民選出的？為了國家前途與民主建設的前途，自動辭去選舉資格，參加新的選舉，如果真能是老百姓的話，老百姓是不會錯認人的。

我們不敢發表意見

致參加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信

各位代表先生：我們這幾個人中間有的曾經過失蹤的滋味，有的坐過黑暗的牢房，有的受過嚴刑的拷打，結果的罪名是以「嫌疑」二字交保。所以當政協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在本市臨江路滄白堂公開請演講徵求民眾意見時，我們見到軍統局許多化裝的先生們也來聽了，我們人民雖有意見，但不敢當眾發表，恐怕散會後就不被跟梢，失蹤和挨打的危險。因此將我們的意見寄函陳列於后：

一、中美兩國和好，中蘇有友好協定三十年，民生凋敝，軍費龐大，目下裁軍是世界大勢，我們贊成國家節約經費的卓見，將全國的軍隊裁至五十個師以下！將剩餘的軍費從事農業和工業建設！

二、省市縣長以下人員必須民眾自選，不能聽某人喜惡而任免！

三、迅速釋放現在政府所謂的政治「犯」，曾勾結日寇的漢奸和重大貪污者殺無赦！

四、迅速取銷軍統局及中統局和各色變相的特務機關！給人民以身體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

理由：㈠軍統局去年下期保送千餘曾經該局訓練的特務入各大中學求讀，殘害良善。㈡軍統局在磁器口受訓練的人的課程有「打槍學」「擒拿術」和一切殺民的技術。㈢在磁器口和黃山的集中營有我們的親友面不得一見。㈣我們的表弟表兄也去軍統受訓去了，他們現在無脫身之計。

五、國民黨共產黨青年黨民主同盟民主建國會一律合法平等，政府頒明令公佈。並實行一正二副總統制。普及農村教育，獎勵私立學校。

六、制憲時頒佈「各黨派各宗教各個人權利，男女老幼在不出賣民族或勾結敵國者一律公開活動，軍警憲特務不得逮捕」列入憲法。

七、制憲時應將「各黨派一切活動經費不得在政府每年預算「開支」」列入憲法，以為萬世子孫之福。

以上七項敬請各位代表們站在人民的立場保障政府實現，儘力爭！我們無數的弱小人民深為諸公的後盾！

失業者胡××等十一人